

高名凯译文集

1

三十岁的女人

(法) 巴尔扎克 著



高名凯译文集

1

三十岁的女人

(法)巴尔扎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名凯译文集/(法)巴尔扎克著;高名凯译.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550-1087-6

I. ①高… II. ①巴… ②高… III. ①巴尔扎克(Balzac, Honore De 1799—1850)—全集 IV. ①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479 号

《高名凯译文集》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高名凯译文集

(法)巴尔扎克 著 高名凯 译

责任编辑 余明建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檐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830 千字

印 张 118.37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087-6

定 价 598.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高名凯先生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福建平潭人。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高名凯先生在汉语语法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体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高名凯先生成就更大，堪称泰斗。他所著的《普通语言学》、《语言与思维》、《语言论》、《语言学概论》等影响深远，支撑着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研究体系。特别是《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数十年来一直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科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高名凯先生的翻译工作首先与其专业有关。他翻译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苏联语言学家契科巴瓦的《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等语言学专著，即出于研究和借鉴之用。高先生之涉足文学翻译，特别是较系统地翻译介绍巴尔扎克的小说，则和其留学法国的背景有关。高译巴尔扎克小说主要在建国前后出版。由于语言学家的本身的素养，高译巴尔扎克小说向以严谨著称。正因为严谨直译，突出了学术性而影响到其通俗意义上的传播，20世纪四五十年代高译本出版后就没有再版，逐渐退出读者视野。但高译巴尔扎克小说与以意译著称的乡贤林纾

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一道，丰富了闽派翻译的内涵。高名凯先生曾经提到自己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存在的不足，并表示如有机会，将继续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其精神值得后来者景仰。

为纪念这位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翻译家、福建乡贤，弘扬闽派翻译的优良传统，我社决定整理出版以巴尔扎克小说为主体的《高名凯译文集》，为巴尔扎克小说的翻译留下独特的参照文本，也为闽派翻译保留一份历史的见证。

高名凯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有明显的高氏风格和特色，最明显的特征是近乎执拗的直译，这种译法在保留了巴氏语言风格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生硬的译笔。

巴尔扎克的小说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因此被恩格斯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巴尔扎克的笔下出现了众多的人名、地名，除了历史名人外，还有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家，用典极多。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一个术业有专攻的语言学家，高名凯并不能对世间万象都充分了解，而且当时也没有统一的译名标准，所以在一些名称的翻译上不免独树一帜。常见的想必读者容易辨识，比如货币名中的佛郎即法郎、厄古即埃居，人名中的波拿巴特即波拿巴，地名中的不列颠即法国的布列塔尼而非英国的不列颠岛，等等。至于一些偏僻的人名、地名，大家要看懂，就得借助注释和充沛系统的知识了。

在语词的使用上，高名凯也有明显的特征。比如他喜欢用“知道清楚”、“看见清楚”这类词，按现在的规范是应该倒置的，但在当时，我想高先生是把“清楚”当作补语来使用的，因此用在动词的后面。高名凯用的最多的一个词还是美焕。这是用来修饰美好的一个万能词，而非美轮美奂的略词。美轮美奂可略为轮奂，并不能略为美奂，所以，这个美焕就是美好、光鲜的意思。

在编辑时，有时候根据形容的对象改为美好、美艳、美妙，用以对应心情、贵妇的脸庞、音乐等，有时偷懒也就保留原样，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识。

高名凯的翻译还有一个特点，即较好地使用了书面语包括半文言，比如《闻人高笛酒》，即比普通译名《大名鼎鼎的高笛酒》简练文雅。又如“幽雅”一词，常规用“优雅”，但“幽雅”之美似乎更甚。最后，高名凯译人名是按中文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的，比如葛兰德·欧琴妮，即人尽皆知的欧也妮·葛朗台。

《高名凯译文集》最初收集到的译本是海燕书屋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计21册26种，其中《闻人高笛酒》除单行本外，还附在《地区的才女》后出版，《朱安党》后附《沙漠里的爱情》，《无神论者做弥撒》由5个短篇构成。经过最后的审读，发现《钢巴拉》一册的内容不适合现在重版，是故删除。《闻人高笛酒》和《玛拉娜母女》属于中篇，篇幅较小，编辑时将它们和附在《朱安党》后的《沙漠里的爱情》合为一册。这样，《高名凯译文集》最终的成型为19册25种。

为保留高译本的原貌，编辑过程中基本保留了其原有句式，个别文字讹误，予以更正。原书插图及图下说明文字亦予保留，仅将《巴尔扎克评传》及巴尔扎克写作用桌椅和巴尔扎克检阅书中人物图片移至首册《三十岁的女人》。由于版本出于不同出版社，翻译也不在同一时期，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尚在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11月4日

巴尔扎克评传

奥瑞利·得·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于一七九九年生于法兰西杜尔兰省的杜尔 (Tours) 城。他的父亲是法兰西南方人，原籍阿尔比 (Albi)，是一位热情的梦想家，有写作的癖好。巴尔扎克童年的时候正逢拿破仑的军队最后的战利的时期。他自八岁起就在王多姆学校读书，读到十四岁为止。十三岁的时候就有大志，决心要当一个伟人。那时候他就写了《意志论》 (*Traité de la Volonté*)，可惜这部书的原稿被奥古尔神父 (Haugoult) 没收了。一八一四年，他到巴黎去，寄宿在黎毕德 (Lepitre) 的学舍里。十八岁得文学士的学位之后，他又到法学院去攻习法学，在维尔曼 (Villemain) 和古桑 (Cousin) 的班上听课，养成了爱好历史和法律的兴趣。巴黎颇能诱惑他，他常常在赛纳河堤岸的书摊上徘徊，到法兰西剧院去观剧。他的父亲叫他购买一个法律公证人的事务所，希望他能够赚钱享福，他却干干脆脆的拒绝，而愿意当一位著名的作家，就以克仑威尔为题材，写了一篇剧本。可是当他把这剧本念给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妹妹罗尔 (Laure) 听的时候，他却发现这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他既自觉没有剧作家的才能，就马上改变方针去学斯各脱，当一位小说家。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柏尔尼夫人 (Madame de Berny)。柏尔

尼夫人甚至于都比他的母亲大上三岁。她是位有远大眼光的贵妇，她看出巴尔扎克的天才，就支持他，帮助他，忠实的爱他，一直到死的时候为止。

就在柏尔尼夫人的援助之下，巴尔扎克居然于一八二五年组织了一家印刷局。他想把莫利哀 (*Molière*) 的著作集在一起，印成一厚册，又想同样的刊印拉方登因 (*La Fontaine*) 的全集。然而这企业却使巴尔扎克损失了所有的金钱，还加上柏尔尼夫人的两万佛郎。二十九岁的年龄，他却负了七万五千的债务，他非常的失望。可是他的文学的天才却因为他和实际生活的接触和他的不如意而更加发扬光大了。他用自己的真名署名的第一篇小说《朱安党》(*Les Chouans*) 是在福杰尔 (*Fougère*) 蓬梅勒尔 (*Pommereul*) 先生家里写成的，颇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年死去，享年八十岁。临死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对他说：“这写得不坏，但是最好是写篇关于婚姻的小说！”巴尔扎克总算是孝子，埋葬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依照父亲的遗言，写了他的《结婚生理学》(*Physiologie du Mariage*)。这时候他认识雷卡美埃夫人 (*Madame Récamier*) 和夏都白里安 (*Chateaubriand*)。这本书成功了，而他的脑中也已经有了《驴皮记》(*La Peau du Chagrin*) 的腹稿。

巴尔扎克实在是精力过人的。他写一本书的时候，往往脑中又在构思其他的腹稿。正当他写《驴皮记》的时候，他又想出了《高里奥老伯》(*Le Père Goriot*) 的布局。这时候他就在他的姓氏之后加上表示贵族血统的虚字“得”。他和葛丝特丽侯爵夫人 (*La Marquise de Castries*) 的一段姻缘大约就是这时候起始的。他爱她，又骂她，怨恨她，因为她总是那样的冷酷。他在杜尔的朋友马尔冈 (*Margonne*) 家里完成了他的《高里奥老伯》，然而他又短了十三万五千佛郎的债务，因为他喜欢效法纨绔子弟的步伐，

大事挥霍，虽然他还免不了带有平民的习气。他非常的骄傲，赋有极大的虚荣心。就在他起草《郎柏尔·路易》(Louis Lambert)和《乡下的医生》(Médecin de Campagne)的时候，他却不顾朋友的善意的劝告，继续的追求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梦，奢华的贵族的生活。

这时候他正三十一岁。就在这一年，他收到“异国美人”的第一封信。这位美人所给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是一位波兰的贵妇，韩斯迦公爵夫人(Comtesse de Hanska)。所以，巴尔扎克实际有三个情人。他爱伯尔尼夫人，他过度的崇拜葛丝特丽侯爵夫人，他剧烈的溺爱韩斯迦夫人。他同时尽量的写作。写完《乡下的医生》之后，就已经想到《葛兰德·欧琴妮》(Eugénie Grandet)想到《毕骆都·凯撒》(César Birotteau)等等。他放弃了葛丝特丽夫人，到新沙特尔(Neutchâtel)去追寻他的新欢韩斯迦夫人。过度的工作和欢乐毁坏了他的身体，只有三十四岁的年华，他却已经肥胖而受到充血症的威胁了。他和军事当局的龃龉又增加了他的健康的低落。他是一位正统派的王党，他讨厌路易一菲力的政府，他拒绝入伍参加国防军。他就这样的被人送入监狱里，去尝铁窗的风味。他的债务又加重了。有点被他忘却的柏尔尼夫人就于此时死去。虽然他会把她不朽的影射在《幽谷百合》(Le Lys dans la Vallée)里，然而这总是他的生活的一个难堪的棒喝。更悲惨的是冷静而敏悟的韩斯迦夫人也没有隐瞒她对他的爱情的怀疑。

不过，他无论如何总用他的超人的力量实现了他的一部分计划。他的“私人生活之场景”(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外省生活之场景”(Scènes de la vie de province),“巴黎生活之场景”(Scènes de la vie parisienne),“军旅生活之场景”(Scènes de la vie militaire——尚未完成,)“乡村生活之场景”(Scènes de la vie

de Compagne) 中所包含的小说激动了整个的十九世纪。他在思索着他的《风俗的研究》(Etudes de Moeurs), 《哲学的研究》(Etudes Philosophiques), 《分析的研究》(Etudes analytiques)。为着完成这伟大的计划起见, 巴尔扎克日夜不停的走笔疾书, 疲倦的时候, 就用大量的咖啡来提神, 甚至于三天不吃一顿正式的饭。他的原稿非常的潦草, 常常因为在校对的时候大加修改而引起书商的吵闹, 甚至于受到罚金的处分。虽然他是这样拼命的写作, 他还有闲情去建筑他的查尔地(Jardies)的房子, 还和《两世界》杂志(Revues des Deux Mondes)的主持人布洛斯(Buloz)打过官司。他又对戏剧发生第二次的兴趣, 不幸他的剧本《马尔迦德》(Marcadet)却逢到敌忾的读者。他的《芜德冷》(Vautrin)出版的第二天就遭禁售, 因为触犯了路易一菲力。巴尔扎克还办过《巴黎杂志》(Revue Parisienne), 可是因为赔累太多, 只出三期就停刊。他曾为一个名叫柏伊特尔(Peytel)的刺客辩护过, 这刺客就在他的面前上了断头台。当他的老朋友拿克加尔大夫(Nacquart)劝他休息的时候, 他还倔强的说: “我还得有十五年的生命来完成我的工作哩!”

这其间, 他还抽暇在巴黎近郊种植一些波罗蜜, 同时又写下了他的《妓女的光荣和悲哀》(Spleudeui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 《乡下人》(Les paysans), 《穷困的父母》(Les parents pauvres)。他的《从妹贝特》(Cousine Bette)是于一八四六年完成的。

韩斯迦公爵死去了。韩斯迦夫人到巴黎来看她的老朋友。他也两次到波兰去回拜她。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因为积劳成疾, 害了咳嗽病。他的心脏不规则的跳动。韩斯迦夫人同意请求沙皇的允许让她嫁给巴尔扎克, 可惜没有成功。根据俄国的法律, 贵族夫人欲要另嫁外人就得放弃她的财产, 这颇使她为难。但是有一

天，听见看护巴尔扎克的医生说巴尔扎克的病势已无挽救的希望，为着使他能够得到几天的最高的幸福起见，她就跟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婿商议，终于在十八年的期待之后，于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和巴尔扎克结婚。他们一同回到巴黎来，巴尔扎克也就在当年的八月十八日离开他的韩斯迦夫人，与世长辞了。下葬的时候，内务部长忽然问道：“他是伟大的人才吗？”雨果（V. Hugo）就回答说：“无妨说是伟大的天才吧！”是的，巴尔扎克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中的一个。

巴尔扎克给他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总名，叫做《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他在《序》里说：“这庞大的计划书包括有历史的纪述，社会的批评，社会风俗的分析，社会原则的讨论，它允许我在今天出版的我的全集上起下这个名称：《人间喜剧》。”这部大著作所包含的有三部，也可以说是三幕，即上面所述的《风俗的研究》、《哲学的研究》和《分析的研究》。其中以《风俗的研究》最为重要。巴尔扎克所分的各种场景“私人生活之场景”、“外省生活之场景”、“巴黎生活之场景”、“政治生活之场景”、“军旅生活之场景”都是属于这一项的。《人间喜剧》的书名一八四一年始见于广告，一八四二年始于读者见面，但是巴尔扎克的计划却远在一八三三年。他的妹妹苏维尔夫人告诉我们当他在这一年写完《乡下的医生》之后，他很高兴的跑到她那里，对她说他的计划。当然因为生活的变迁，他的工作也不见得能够依照原来的计划进行，而他的小说也不见得刚刚好可以依照他的三分法分类，其实他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可以带有“风俗的研究”、“哲学的研究”、“分析的研究”的意味。但是总括的说，他的小说集却堪称《人间喜剧》而无愧，他实在是把人类所有的各种典型的人物都在他的小说中描写得淋漓尽致。

一般文学批评家都认为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的鼻祖，但是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颇有一般人认为他是浪漫派文学家，说是他的小说的产量绝不是他的实际的生活经验所能供给材料的。这其实是冤屈了巴尔扎克。虽然巴尔扎克所写的小说非常之多，他好像不能有多少的时间去实际体验社会的实况，可是他从三十一岁起才开始他的正式的文学家的生涯。在这之前，三十年的生命总不能算是太短促，何况他是非常活动的人，非常用功的人，我们在他的小说中还可以常常看到他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解释哩。巴尔扎克确是自然主义派文学的鼻祖。他的写作多半都是由实验的观察得来的，当然观察之后并不是没有加以丝毫的想象的见解。他的观察是实地而尖刻的。他每写一部书，为着描写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起见，往往是亲身下乡去研究，或是写信询问专家。他的《朱安党》就是就地写成的。为着描写《幻灭》（*Illusions perdues*）中的安吉莲城起见，他曾于一八三六年六月写信询问迦罗夫人（Madame Carrraud）说：“我愿意知道您走到桑林场去的，您的马口铁商店所在的那一条街的名字；还有，沿着桑林场和法院的那一条街的名字……还有，通至大教堂的那一座门的名字；还有……”有人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实是法兰西的风景地理的教科书。当然有的地方是他所没有走过的，然而他也绝不凭空捏造，他总是在书本的研究之中来使他的描写正确。所以他虽然没有到过挪威，然而他对于挪威的描写却能满足挪威的读者。最有趣味的是：勒梅（T. Lemer）尝谓他曾于一八五五年在杜达克（A. Dutacq）手中看到一张巴尔扎克所绘的军事地图。这是巴尔扎克为他的《战争》（*La Bataille*）所预备的实际军事地图。可惜《战争》这部书虽经巴尔扎克屡次提及，终未见其出版，不知是什么缘故。不但是地理，其他的一切科学，如化学、法律、医学、商业、银行、音乐等等，他都没有不详加研究过。他的观察而且都能够看到事物的精髓。他的描写的深刻是任何的小说家所不能及的。他还有

预言的本领。他在《幻灭》中所描写的新闻界的情形，在当时看来似乎是言之过甚，然而却都成为后来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他的观察的尖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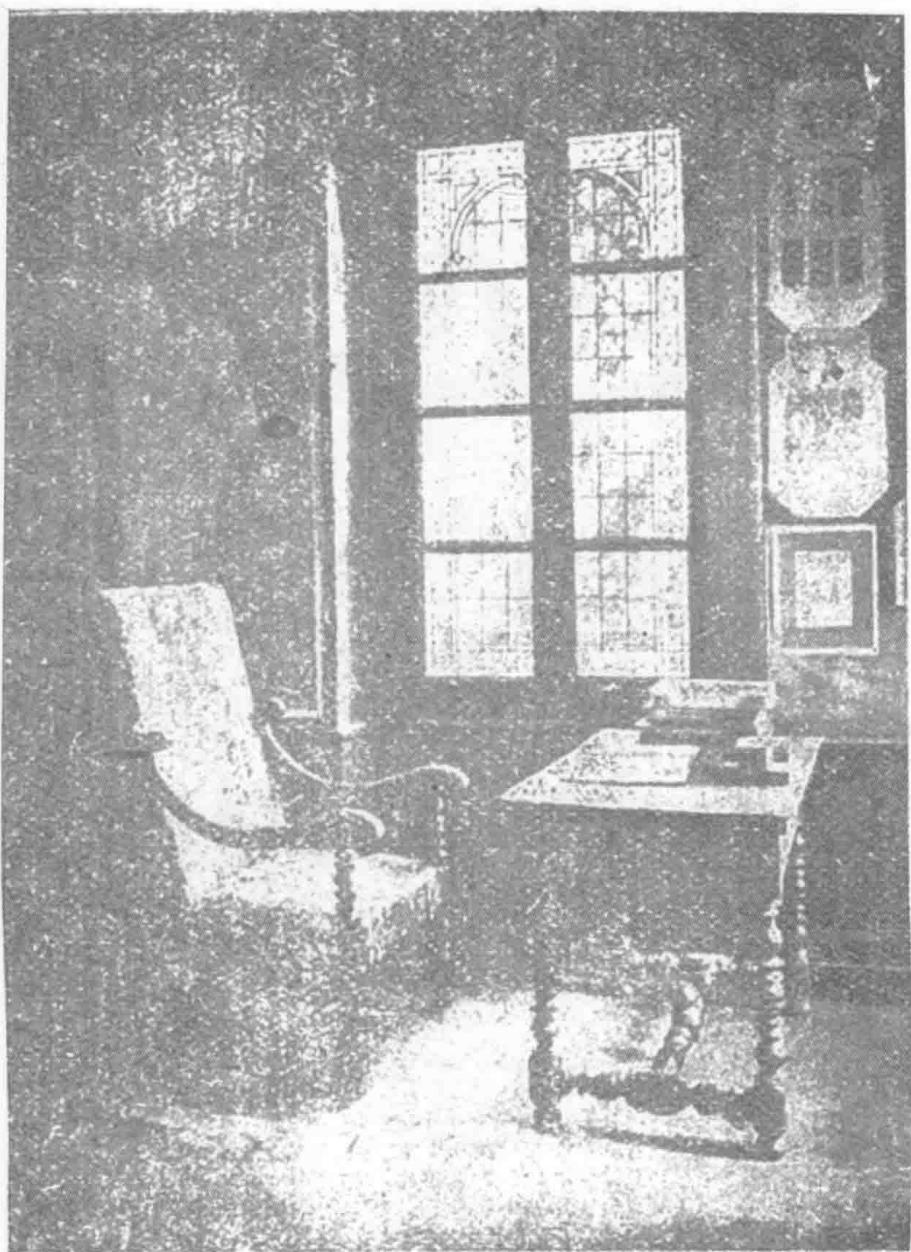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的小说不但有实际的观察的写实的功用，而且有历史的价值。他曾在《幻灭》里借用阿尔太斯对鲁先所说的话，说到历史叙述的重要。布隆提尔 (Brunetière) 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有极大的文献的价值。”自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间，这其中的五十年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我们都可以在《人间喜剧》里看得到。他描写过这时期的大事变：朱安党的反共和运动，帝国时代的政情，布尔崩的复辟，路易—菲力的统治，这一切的史实都可以在《人间喜剧》里找得到。难怪乎，泰纳 (Taine) 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圣西门回忆录》(Memoires de saine—Simon)。

总之，巴尔扎克的作风是独创的，在他以前，没有人用他的方法来写小说。他和浪漫主义是相反的。虽然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幽谷百合》，但是以整个的精神来说，《人间喜剧》确是自然主义的第一部典经。他是一八二〇至一八三〇年间所发生的科学思想运动的产物。大体的说，这部富有想象，富有热情，而富有观察力的巨著在文学方面实在是第一部的学者著作。巴尔扎克在相当的范围之内是一个社会道德学家，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人性智慧的自然主义者。巴尔扎克的笔调是他的天才的流露，他的描写是他的观察的果实。但是他的思想却是迪德罗 (Diderot) 的继承。他在《人间喜剧》中常常提到这位《百科全书》的主编人。迪德罗使他注意人类的环境的不同，使他对各种学科发生兴趣。他的《人间喜剧》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

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书中带有过分的金钱的气味。他到处提

到金钱。这是他的妹妹苏维尔夫人对他所加的批评。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巴尔扎克一生和债权人的奋斗的历史，我们总可以原谅他；如果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在于描写社会的实况，如果我们承认金钱在近代社会中所生的力量，我们还要钦佩他的深刻的观察哩。

巴尔扎克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仅就文学的范围来说，一切近代的小说都是以他的《人间喜剧》为滥觞的；没有他的话，福罗贝尔 (Flaubert)，龚古尔 (Goncourt)，都德 (Daudet)，左拉 (Zola) 等也写不出他们的作品，也说不定。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作家总应当是我们所敬爱的。



巴尔扎克写作所用的桌椅



巴尔扎克检阅他著作中的人物

目 录

一、初年的错误	1
人女	1
人妇	15
人母	35
情誓	50
私约	60
二、隐痛	70
三、三十岁的年纪	90
四、上帝的旨意	109
毕埃夫尔河	109
“洪水之谷”	116